

八卦山滄桑

林文龍

一、引言

松楸萬樹鬱蒼蒼。幾見名山作戰場。

埋恨忠墳餘鄧蔣。築亭賢尹紀胡楊。

龍泉井在紅毛遁。虎帳營空碧草荒。

不盡英雄遲暮感。危欄獨倚望鯤洋。

前面這首詩，是筆者登臨八卦山，撫今追昔，有感而寫的。八卦山為全臺的十大風景區之一，遠近馳名，尤以山上之大佛塑像，更是婦孺皆知，幾成彰化縣的標誌。該山位在彰化市東側，毗連市區，最高點僅有海拔九十六公尺，故地理學上稱曰「八卦丘陵」，此一丘陵自彰化市區向北而東延伸，經芬園、南投、名間等鄉鎮，至松柏坑受天宮附近，被濁水溪截斷止，均屬其範圍。惟清初迄今，凡文獻史料所載，以及一般人所稱八卦山，乃指今風景區暨附近山區而言，本文自不例外。筆者客居彰化有年，日與名山相對，偶或登臨嘯臥，頗結不解之緣，爰就所知，略為探討其數百年來的消長變遷。

二、試論八卦山之得名

八卦山，最初名為寮望山（或作望寮山），意義未詳，恐係「瞭望山」訛音所致，此乃清人領臺之後命名的。在明鄭時代以前，這裏僅是一個無名的小山丘，屬於半線、柴坑仔等社先住民的游獵之地。相傳明朝崇禎年間，荷蘭人竊據臺灣時，曾有宣教師及兵士在山麓開鑿水井飲用。迨永曆三十六年（清康熙二十一年）十月，則有延平郡王鄭成功部將鄧顯祖安葬於山上；翌年，又有另一部將，原任副總兵官職的蔣毅庵葬此（詳以下各節），是為漢人社會與八卦山接觸的開始。

康熙三十三年成書的「臺灣府志」（高拱乾纂修），尚無寮望山之記載，直到康熙五十六年的「諸羅縣志」（周鍾瑄、陳夢林等纂修）始見記云：「大武郡以北，廣漠平沙，孤峰秀出者，曰寮望山，其下有北路中軍之旂鼓焉，則半線之營壘也。」（見卷一封域志）此後刊行的「重修福建臺灣府志」（乾隆六年劉良璧等纂修）、「重修臺灣府志」（乾隆十二年范咸等纂修）、「續修臺灣府志」（乾隆二十九年余文儀等纂修）等書，都沿襲這條資料，名稱也沒有改變。

乾隆五十一年，大里杙（今臺中縣大里鄉）的天地會黨林爽文起兵抗清，同時在文獻上也開始出現了「八卦山」的名稱（見清高宗「御製詩文十集」、楊廷里「東瀛紀事」、不著撰人「平臺紀事本末」等書，均成書於乾隆末年），另有乾隆間人王槐（字丹生，浙江錢塘人，業鹽，為人風雅）所著的「廢菴室詩草」中，也有「八卦山行」的古風（見連橫「臺灣詩乘」卷二），那麼何以命名為「八卦山」呢？時下大致有兩種錯誤的說法，一謂嘉慶三年，彰化縣知縣胡應魁，於縣署後建太極亭，而取「太極生兩儀，四象生八卦」之義，故名八卦山，這是不對的，因為乾隆年間已出現的山名，無論如何也不會是嘉慶三年所命名。此說的始作俑者，是民國五年（日大正五年）日人杉山靖憲所著的「臺灣名勝舊蹟志」，後人不察，幾乎異口同聲支持這種說法，例如林藜（黎澤林）先生所著「蓬壺摘勝錄」即沿用之，專家學者的影響所及，不但今日八卦山上的說明牌樓如是，就連坊間常見的旅遊指南之類的書冊，莫不依樣畫葫蘆，究其原因，乃誤解了道光「彰化縣志」（周璽等纂修）的原意所致，據該志卷一封域志說：「前嘉慶三年，邑令胡應魁以邑治之主山名八卦山，乃於署後建太極亭，取太極生兩儀、四象生八卦之義。」由這段話，我們可以很明顯的看出，當年胡應魁以縣治的主山名「八卦山」，故建太極

亭以符合「太極生兩儀、四象生八卦」的易理，即先有山而後有亭是也。其次，則有將上引「彰化縣志」語之句讀誤解者，認為「以邑治之主山名八卦山」這句話，是胡氏「以邑治之主」的身份，而將「山名八卦山」，這也是錯誤的，何況胡氏建亭之後，於亭旁曾立了一塊石碑，敘述它的緣起與涵義，題為「太極亭碑記」文中也提到八卦山「於義未知何屬」，可見他與八卦山的得名是風馬牛不相及的，茲將全文抄錄於後，以供參閱：

「竹城之東，有山名八卦者，於義未知何屬，但人人以為八卦，則竟成八卦云爾。予因閱城，一至其處，見山勢橫亘，無主峰；乃喟然曰：『無主則亂，邑之不靖，其以是夫！』予思八卦之生根於太極，因鑿西池，即□土於署後，培成一山，山蟠屈如龍，至□方作昂首勢。爰於其上建太極亭，上繪一圖，中錄濂溪周子之說。亭之高約二十四尺，傑構凌雲，以襲氣母；八卦成列，環衛貼然，山靈有知，幸自今其有主矣。夫得主者有常，生生不已之機，萌芽在是，予將進形家而與之談易理焉。嘉慶二年歲次丁巳秋八月穀旦，賜進士出身知彰化縣事丹陽胡應魁立」。

至於八卦山得名之由來，從文獻史料來看，時間當不出乾隆二十九年至五十一年之間，它的命名動機，有人說是源於象形（即山如八卦），這點筆者認為可能性很小，蓋乾隆年間既乏精密的測繪儀器，又沒有飛機能從空中俯瞰，焉能知道山如八卦？依筆者的看法，八卦山之名與當時活動頻繁的天地會黨關係極為密切，按天地會是清初的秘密組織，以反清復明為宗旨，黨徒甚多，在臺灣的彰化、嘉義（諸羅）、淡水等地都很活躍。他們為了讓老百姓習慣於「天地」、「日月」、「復明」等觀念，往往遷改地名，例如日月潭及潭中珠仔山的命名，就很可能出自他們的手筆，即以「日月」隱「明」，「珠」隱「朱王」。又如今彰化、臺中、苗栗一帶，以「水裏坑」為名的地方很多，也可能是淵源於天地會黨的會員問答辭：「問：從那裡來？答：從水裏來。」從以上這些例子，證以八卦山之名出自天地會的假設愈覺可信，原因是「天地」二字，就八卦而言，屬於乾坤二卦，而乾

坤二卦，在八卦的排列次序居於首二位，而我國的傳統，每用一篇文辭的前兩字來代替篇名（如「論語」之「學而」、「先進」……等）各篇名，又如目前流行的散文集、短篇小說集，則以首篇為書名，亦頗類似），因此一般人的觀念裏，也就乾坤來代表整個八卦，且「乾坤」二字，據易經的解釋，乃天地之義，故天地會文件中，「乾坤」二字屢見不鮮，茲以「貴縣修志局本」所發現的抄本為例，轉錄幾則如下：「福德祠前曾起義，乾坤一轉反復明。」「春到風雲能變化，反轉乾坤日月還。」「兩下同連來結陣，一百零八定乾坤。」「乾坤排定安真主，外人不得入其門。」「乾坤肚內是洪英，是我兄弟好人情。」因「乾坤」二字，能够代表八卦，所以後來天地會又分出另一支「八卦會」，其活動地區即以彰化為中心。

總之，天地會黨將寮望山改名八卦山，是極有可能的，正如胡應魁所說「人人以為八卦，則竟成八卦云爾」，可見它是經天地會黨的傳播，而在無形之中漸次定名的。

三、自古兵家爭戰地

八卦山綿延十里，形勢險要，自古以來，即為兵家必爭之地，尤其彰化縣城就在山下，只要據有八卦山，那麼居高臨下，城內的一舉一動，盡收眼底，自然垂手可得。清廷當然也知八卦山的重要性，以及彰化縣城的弱點，早於嘉慶十六年，經彰化縣知縣楊桂森建造定軍寨於山上，內設礮臺四座，以資控制。又於光緒十年，經駐臺福建巡撫劉銘傳的批准，另置新式重礮二門、山礮二門，並擴建營舍，增加兵額。

除了山上的佈署外，清廷又在彰化縣城內駐有重兵，約在康熙年間，曾於諸羅參將營內，撥千總一員，駐防半線（彰化）。迨雍正十一年，更以統馭彰化、諸羅、淡水三屬的北路協鎮副將駐紮彰化縣城內，其所轄的北路路中營，就是專為彰化縣治而設的，根據道光年間的紀錄，該營的兵丁，當時已達一千二百二十四名（其中六百零五名駐防城內，四十名駐防八卦山，餘分各地），且擁有行營礮十一門、

母子礮十五門、劈山礮二門，蕩寇礮二門、銑煩礮七門等重型武器，凡此種種措施，無不顯示出八卦山地位的優越，故一旦地方有事，它定首當其衝，跟著捲入了戰爭的漩渦。乾隆五十一年，林爽文抗清，首先揭開了八卦山爭奪戰的序幕。

甲、林爽文之役

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大里杙人林爽文等天地會黨起事。二十九日，攻陷彰化縣城，並佔領八卦山。十二月十二日，有北莊監生李安善（字喬基，廣東嘉應州人）者，乃乘林黨南下攻略臺灣府城之際，在岸裏社首先捐資，招募民番，遂與原任彰化縣知縣張貞生、把總陳邦光克復彰化城，擒獲楊振國、高文麟、陳高、楊軒等多人，檻送內地。因縣城位在八卦山下，勢難防守，旋棄而退至鹿港。五十二年十月，清廷派協辦大學士陝甘總督福康安率兵渡臺，同月的二十九日抵達鹿港，他鑑於彰化縣城之所以得而復失，主要是受到佔領八卦山之林黨的影響，故立刻派遣超勇侯海蘭察率領侍衛特勒敦徹、穆塔爾等二十餘人，於十一月初四至八卦山勘查形勢，並發生激戰。索倫佐領阿木勒塔、侍衛哲克堯首先上山迎敵，會黨奔潰，遂收復八卦山，據「御製詩文十全集」記云：「八卦山在彰化縣城之西（東？）」，地勢較高，距大里杙三十餘里，為前往賊巢必經之地。福康安到彼，預籌進兵道路，先令海蘭察帶領巴圖魯、侍衛、章京等二十餘人，至八卦山一帶，詳悉躡探，逕至賊卡迎殺，賊匪四散奔逃，海蘭察率巴圖魯等，鎗箭齊發，斃賊數名，擒拏活賊一名，餘賊潰逸。又經預派土守備色穆里雍中等，帶領屯練、降番，在竹園埋伏，遇有賊匪執械下山，當經屯練等擒獲，割取首級。是日，賊匪聞官兵甫至，即能以少擊衆，頗有斬獲，無不聞風震懼即此已有摧枯拉朽之勢矣」。

乙、陳周全之役

乾隆六十年三月，天地會黨陳周全起事，陷鹿港，署北路理番同知朱慧昌、水師遊擊曾紹龍均死。鹿港既破，陳黨遂與包尾莊廖掛等

，訂十四日協攻縣城。周全亦遣謀送信入城，令夫首吳天等十四早在城內應。但謀被官軍搜獲，立即斬決。文武官員，慮有內變，遂於十三晚，帶兵紮八卦山，欲待各處「義民」救援，豈知「義民」未至，而陳黨已迫山下，廖掛黨夥，也到山後，兩路夾攻。官軍雖極力拒戰，忽大雨如注，所有的火礮均不得發，於是會黨冒雨直衝上山，當時的北路協副將張無咎，北路中營參將陳大恩、署彰化縣朱瀾等人，均在鎮番亭中，見會黨迫近，陳大恩即擲火藥桶，亭中官員俱被焚死。又有都司焦光宗，方在山上迎敵，回見鎮番亭火起，縣協俱亡，乃自刎而仆，會黨因念光宗平日愛民，不忍斷其首級，遂入城。後來焦光宗氣絕復甦，有田中莊（今彰化市田中里）民路過發現，以草蓆捲好，詐稱掩埋屍體，背回同莊武生林國泰（後以功授浙江處州府同知）書館，延醫調治，得以痊癒，這是八卦山的第二次浩劫。

丙、戴萬生之役

同治元年，彰化四張犁莊人戴萬生（潮春）起事，萬生結八卦會黨（天地會之另一支）抗清。三月十七日，會黨佔據八卦山，控制礮臺，攻擊彰化縣城，礮如雨下，漫山遍野，草木皆兵，旋於十九夜三更攻破縣城。至翌年十二月，始由臺灣掛印總兵曾玉明等率軍收復。但到了同治三年三月十七日，戴萬生雖已伏誅，而其餘黨又擁衆數千，再度佔領八卦山，知縣凌定國聞變，傳五品銜吳登健出城，往二十四莊召集「義民」救援，遇會黨於八卦山，酣戰自辰自未，追斬十餘級，解散諸黨，此為戴萬生一役與八卦山的關係。

丁、施九緞之役

光緒十四年，臺灣巡撫劉銘傳奏請清賦，以一條鞭法辦理。彰化縣知縣李嘉棠清丈不實，謠言四起，接著又用酷刑釘死罪犯，導致二林堡人施九緞以「官激民變」為號召，圍彰化縣城，索焚文單，並佔據八卦山。九月初六日，始經棟軍管帶林超拔（霧峰人）率衆奪回。

戊、乙未抗日之役

光緒二十一年乙未，清廷因甲午中日之役敗績，為與日締和，而簽訂「馬關條約」，不惜割讓臺灣，臺民不服，組織義軍對抗。同年陽曆五月二十九日，日軍自澳底登陸，未幾基隆、臺北相繼淪陷，至八月二十四日，又連陷新竹、苗栗、大甲、葫蘆墩、大墩等地。此時義軍領袖吳彭年、吳湯興、吳光亮、徐驤等，已先後退入彰化，繼續抵抗。

二十五日，日軍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由大肚媽祖宮（今臺中縣大肚鄉永和村永和宮），至炭仔腳（今大肚鄉新興村），分配軍隊，準備攻擊彰化縣城，忽被巨礮榴彈飛落所傷（按：民間傳說，北白川宮即於此被炸傷重而死，但遲至攻陷臺南，始行發喪。）次日，日軍右翼統將川村少將，帶第二聯隊二大隊、第一聯隊第一中隊、山砲兵半中隊，機械礮十門，由大肚溪河岸國姓井、茄冬脚運機械礮前進。左翼統將山根少將帶第四聯隊一大隊，及山砲兵一中隊、第一聯隊二大隊、第三聯隊一大隊，及礮兵一中隊，由左渡船頭渡溪，向大竹園、礮沙坑前進，內藤支隊則繞道八卦山後，指揮襲擊。

義軍方面，也加緊部署；同日，就有黑旗兵數營開抵彰化城。二十七日，又有旱雷營及七星全隊，共四營繼至，旱雷大礮由鹿港上岸，則派遣韓煥英前往解到。同日，繼有雲林縣知縣羅汝澤所招募的簡義、簡大肚、張祐等人馬也陸續抵彰。當晚吳湯興即令王得標帶七星營守中寮、劉得勝帶先鋒營守中莊仔、孔憲盈一營守茄冬脚、李士炳一營並沈福山帶親兵營守八卦山，吳湯興、徐驤兩人亦率勇守八卦山，而吳彭年亦帶勇駐紮茄冬脚，以扼大肚溪咽喉，城內外人民皆蒸飯到營，供給三餐（按：至今彰化的老一輩人，猶能言及當年輪流送「飯擔」給「廣東勇」食用的情形，係城內各戶分攤，輪流挑送。又易順鼎「魂南記」有云：「……初八，倭由東大墩小路抄八卦山，踞之。初九，彰化陷。……吳光亮廣勇潰散。」足證前臺灣總兵吳光亮亦參加八卦山保衛戰，但其紮營地點無考，恐係駐守大肚溪邊的「

廣東勇」亦未可知）。

二十八日，日軍川村少將率右翼部隊由大肚越溪而進，與黑旗七星隊大戰於中寮、茄冬脚。北白川宮率本軍由大竹園、中莊仔，向市仔尾中路而來；義軍副將陳尚志率勇同羅樹勳、羅汝澤父子（按：樹勳係彰化縣知縣）陣頭督戰，大敗。山根少將率左翼部隊、內藤支隊由礮沙坑、柴梳金偷襲八卦山後。一軍由坑仔內、八卦山南畔番仔井包抄。與黑旗及徐驤、吳湯興等大戰於八卦山，自卯至巳初，戰況頗為激烈，日軍稍為退却。未幾，忽見日軍飛奔爬上八卦山，時徐驤、吳湯興率勇力堵，並連發大礮數響，未能中的，喊聲震地，日軍遂奪八卦山。於是義軍紛紛潰下，沈福山、李士炳皆戰死於東門外，彰化人士悲之。此時，吳彭年正在市仔尾橋頭督戰，見八卦山已豎日旗，乃勒馬由南壇（今彰化市南山寺）督兵，擬再上山，卻被他的部下擁之而走，彭年堅持不肯，至北壇巷（在今彰化市車路口附近），拔劍斬退軍二人，仍揮令所部上山奮戰。忽山上鎗子飛下，彭年身中數傷，血濺衣襟，墜馬而歿，年三十九歲。隨行的三位壯士，也同時殉難。

不久，日軍將入城，義軍雖傷亡慘重，但仍作最後的抵抗，結果前帶防營官弁花翎副將陳尚志死於市仔尾，其哨官千總嚴雲龍死於紅毛井，吳湯興戰死於東門外。

初十日，日軍入城，立刻下令人民收拾城內外屍首，恰有曾替吳彭年掌理糧秣的臺南人吳敦迎（汝祥），乘機變裝逃出，他甫到北壇巷，忽發現彭年忠骸。這時，日軍所派遣的收屍隊亦至，中有敦迎的僕人阿來，敦迎便囑阿來將彭年暨三位部屬同葬。據吳德功撰「吳統領彭年傳」說：「迨汝祥回至廈門，聞客館主人言：公（指彭年）數日前，曾宿其館，住歇兩日，並言臺灣事不可為。共駭然久之。後數日，聞其家忽見公肅衣冠而入，言吾已不就劉幕，上帝命理某方禋祀矣；倏忽不見，家人嗟訝之，越數日而凶耗至焉，始知前日歸來者乃公之魂耶」。

當時有安平縣庠生陳鳳昌，聞彭年戰死，甚為悲慟，曾灑酒為文

以祭，有「君爲雄鬼，僕作儒夫」等語。三年後，他更來到彰化，找到阿來，將彭年骸骨挖出，爲之負骨歸鄉，據連雅堂先生說：「發穴時，衣帶猶存，血痕尚斑斑也。至粵，其家居順德，唯一老母，髮已白，妻前逝，遺二孤俱幼，但依親友以存，吁！又可哀也」。

八卦山一役，吳彭年壯烈成仁，後連雅堂先生曾論道：「如彭年者，豈非所謂義士也哉！見危授命，誓死不移，其志固可薄雲漢而光日月。夫彭年一書生耳，唐劉荀能如其所爲，則彭年死可無憾，而彭年乃獨死也。吾望八卦山上，猶見短衣匹馬之少年，提刀向天而笑也，嗚呼壯矣。」又吳德功亦論曰：「初吳公到彰，帶黑旗軍士七百人，李維義又分其半，其兵力已單。至苗栗募勇未成軍，猝遇勁敵，旋林鴻貴、袁錫清戰歿，左臂已失，此豈戰之罪哉！公至牛罵頭，思扼溪而守，見識甚高；無如割讓之詔已下，紳富內渡，人心瓦解，無奈回守彰城。劉帥又電令死守，公故不顧成敗利鈍，効死弗去。直欲以身報國，不敢畏縮不前，率至身中數鎗，與馬同陣亡。古之忠臣烈士，何以加此哉！宜乎其英靈不泯也」。

至於戰死東門外的另一義軍領袖吳湯興，則霧峰詩人林幼春在當時曾有極其沉痛的詩句詠道：「三戶英雄竟若何？吳公近事感人多。草門持挺長酣戰，夜裏量沙獨浩歌。看月有年皆帶甲，迴瀾無力且憑河。纍纍叢莽橫溪路，策蹇荒山未忍過」。

四、紅毛井與古月井

紅毛井在八卦山麓，即彰化市中山路七十八號中山堂之後。相傳明末崇禎年間，荷蘭竊據此地時所開鑿，曾有宣教師及士兵前來汲用，故名「紅毛井」，據道光「彰化縣志」載：「紅毛井，在東門外半里許。泉有數穴，味亦清甘，但吝於出，汲者每環井以俟其出，故老相傳以爲紅夷故井云。」可知此井在清代的狀況，今已有過很大的變化，井爲圓型，上面覆以鐵板，設有手搖及電動抽水機，供彰化市民汲用，每日汲水者絡繹不絕。已故的彰化應社詩人王桂木先生有詩詠道：「鑿竅紅夷去，泉甘旱不枯。秋砧懷遠戍，曾洗戰塵無」？

此外，八卦山麓尚有一口頗爲著名的「古月井」，惜今訪尋無著。此井鑿於嘉慶年間，原屬李姓居民私有，因汲用者日衆，李氏厭其干擾，乃將井填塞，結果引起民衆不滿，對簿公堂，當時正是彰化縣知縣胡應魁的任內，於是他親往查勘，而想出兩全之策，即自己捐俸向李氏洽購，然後公諸衆人使用，故命名「古月井」（古月即胡的拆字），「彰化縣志」所云：「古月井，在東門外八卦山麓，前係居民李氏園中，忽湧甘泉，人爭汲焉，邑令胡公捐俸購之爲井」乃是。現在彰化市內的城隍廟前，尚保留著胡知縣親撰的「古月井碑記」（木質，高二百零五公分，寬六十七公分，字跡尚明），記述此井的沿革，文云：「神名城隍，義何取乎，易曰：『城復於隍』；隍，池也，又壑也。神蓋司一邑之水土者也。彰邑之水，因瀕海而味鹹；城以外有甘泉二，曰番仔、曰紅毛。近於李氏園中，新得一泉，趨汲者紛若甕，李惡其擾也，塞之，衆閨爭而訟。余策馬詣勘，井之隸番社者，去城稍遠，往返約二里許，行汲者苦之；紅毛井在八卦山下，視番井較近，惜脈細而吝於出，承以瓢，逾刻纔滿，肩桶者每環而伺。循山麓而南馳，至李氏園，衆手去其塞，汨汨清泉，隨指噴溢，而距城僅百步。詢之故老，僉云：『舊有此泉，色濁而味劣，年來忽變甘冽』。余聞之而有感矣。夫彰城中待水以生者萬室，涓涓二井，何以給之？斯蓋明神降鑒，慮斯民之乏飲而憫其重勞，陰釀此泉，成萬斛之甘醴，滿注大衢尊中，藉以息百夫之疲肩，潤億人之渴吻耳。今或塞之，神乃恫矣。井渫不食，爲我心惻，誰官此土，忍坐視而不爲之所也。因捐廉置之，圓鑿而甃以石；竹外一泓，清光朗映，名之曰『古月井』。井養不窮，並受其福利，民用昭神貽也。爰詳述端末，勒石於城隍廟，而綴以詩曰：『我馬經行處，披沙得石泉；清光誰與匹，萬古月輪圓』。嘉慶辛酉仲春，賜進士出身彰化縣事加三級胡應魁立，職員楊泰山敬書」。

關於古月井的詩篇，並不多見，僅鄉前輩張達修（簞川）先生著「醉草園詩集」中有之，詩道：「寂歷卦山阿，有井名古月。清泉自涓涓，百年湧不竭。緬懷昔胡公，恩覃善不伐。分俸買廉泉，遍飲及

城關。人去井長留，井存名不沒。我來尋寒欄，扶筇過林樾。水深不見底，疑通古蟾窟。檻曲浣女喧，暮砧韻清越。白石侵莓苔，青山長薇蕨。德溥思先賢，摩挲讀碑碣。會當試薜香，清興隨詩發」。

五、鄧蔣公墓與乙未抗日烈士祠

八卦山上有兩座明鄭時代的古墓，一為鄧顯祖之墓，原在番仔井山（古名蝴蝶林，一名中心崙山，屬八卦山脈），鄧係明末鄭成功的部將，其碑文為「明故顯考鄧公諱顯祖神道。原籍江西撫州府宜黃縣岱口都口若渡。明永曆三十六年吉月，孤子鄧世雄立」。一為蔣毅庵墓，原在虎形山（一名羊仔崎山，亦屬八卦山脈）。蔣亦鄭成功部將，其碑文為「龍邑明顯考副總毅庵蔣公之墓。癸亥年季春吉旦。男德瓚、德瑛、德瑞立。」（按：蔣墓所書「癸亥年季春」，即明永曆三十七年三月，鄭氏尚未降清，有人誤以蔣墓不書永曆年號，為該年鄭克爽已降之故，事實上鄭亡於本年七月，與墓碑毫無關係）。

鄧蔣二墓，在清代的文獻裏，僅見於道光「彰化縣志」所記：「前明鄧國公墓，在八卦山上，前明蔣國公墓，在八卦山上。按鄧蔣二國公，不傳其名，皆同為鄭國姓距臺時將佐。」據此可知「彰化縣志」的秉筆者，並未實地考察，故有「不傳其名」的說法，至於「國公」一詞，恐係當時民間的俗稱。

日據時期，由執政當局為了要在虎形山建築所謂的「皇太子紀念球場」，在番仔井山建築小學校，乃下令遷塚，俱限民國二十三年（日昭和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以前，凡市民有先人墳墓在二山者，均得移葬他處，否則視同無主墳墓處理，當然鄧蔣二墓也不例外，彰化市內的仁人君子，因不忍心見到二墓同混無緣之伍，乃決定鳩資遷葬南塚的公共墓地（按：南塚即今建國工專處），當時共募集二百十四圓，其名單如次：鄧朝棟三十五圓、蔣仁榮三十圓、王茂盛二十圓、李崇禮、楊全、吳鵠、蔣玉洲各十圓、楊宗城、王媽成、吳起材、陳鴻謨、王墨、賴天進、鄭仁、陳豆雅、詹耀甲各五圓、楊塗龍、洪添旺、鄧沛然各四圓、胡文上、楊景福、周錦戶、唐炳煌、王樹各三圓

、楊紹箕、張火旺、陳紹淵、王美才、王耀亭、吳士春、羅奎炳、無名氏各二圓，以上金額，一開本司包辦遷葬築墳諸費用，計一百三十二圓六十錢，一刻石碑工計三十七圓，合計一百六十九圓六十錢，剩餘四十四圓四十錢，悉數獻予彰化崇文社二十週年紀念詩文集。

遷至南塚後的鄧蔣二墓，則仿照西湖岳飛父子合葬的形式，鄧左蔣右，仍用舊碑，但在兩墓之間，另刻一題為「保存古蹟」的石碑，文云：「清康熙元年壬寅，永曆帝被弑，在臺明遺臣，仍奉其年號，鄧公顯祖卒於永曆三十六年，即清康熙二十一年壬戌。越年，版圖歸清，蔣公毅庵死之。鄧原葬番仔井山，蔣葬虎形山，二山各遭浩劫，有志人士，感念彰化置縣雍正元年癸卯，距二公死時四十餘年，迄今年乙亥，二百五十餘年，誠恐玉石混淆，釀金遷葬，保存紀念焉。」

翌年，鄧蔣二墓重修告竣，適彰化崇文社第五期徵詩，乃以「追懷前明志士鄧顯祖蔣毅庵」為題，七絕不拘韻，廣求全臺詩人吟詠，經詞宗碩宗先生評選，得詩百首，茲錄若干首於後：屏東楊北山云：「傷心荒塚碑猶在，極目朱明事已空；風雪不摧高士骨，冷煙衰草夕陽紅。」臺南林珠浦云：「墳碑鄧蔣署前明，矢志當年不附清；一例田橫遺塚在，臨風憑弔憶先生。」臺南謝紹楷云：「詞章咏嘆感忠誠，年號猶存永曆名；正朔不隨清代改，夷齊恥食逸民情。」善化蘇宜秋云：「孤島羈身義可風，朱明正朔奉長終；虎峰蝶嶺遙相對，有幸青山葬二公。」

民國五十四年，政府選定南塚為「建國工專」的建校基地，未幾校舍興建，墳墓盡燬，鄧蔣二墓亦在其中，乃由當時的彰化縣文獻委員會委員賴熾昌先生囑託清塚工人陳鴻祺洗骨後，分別裝入新骨罎，暫寄南郭百姓公廟保管，墓碑則移至介壽路陳自深宅門前存放。當時，彰化縣文獻委員會正計畫在八卦山上興建「彰化縣歷史博物館」，並擬於該館廣場豎立「鄧蔣二公紀念碑」，惜因建館經費無着，此項計畫竟成曇花一現。

其後，經過賴熾昌先生多年的奔走籌劃，民國六十六年乃邀集熱心的地方人士，組成「乙未抗日烈士忠魂塔暨鄧蔣二公紀念祠籌建委

員會」，擬於彰化市桃源里四鄰的龍涎路（即八卦山脈屬坑仔內山上）擇地興建忠魂塔及祠堂，並利用塔的二至五層，闢為「乙未抗日史料陳列室」，紀念祠的左右廂房，則設立「鄉土文物陳列館」。目前已建一臨時性的祠堂，內供奉鄧蔣二公暨乙未抗日先烈牌位，並將忠骸、墓碑存其中，供人膜拜。

至於乙未抗日先烈忠骸的來歷，則可追溯光緒二十一年，八卦山為日軍攻破之際，義軍六百餘人悉數為國捐軀。不久，地方人士將這些屍體就近掩埋於坑仔內，後來又集中埋葬，稱為「華陽義塚」。臺灣光復後，坑仔內驟變而成觀光勝地的華陽崗，為籌建公園故，乃將義塚的骸骨掘出，洗淨曬乾，分裝九十九袋，由地方耆宿（前彰化縣文獻委員會委員）賴熾昌先生主其事，設有「抗日捐軀六百烈士神位」一座，與鄧蔣二公並祀。

六、鎮番亭

雍正九年十二月，大甲西社番林武力等，聚眾為亂，淡水同知張宏章走免，居民多被戕斃，北路洶洶。先是臺灣鎮總兵呂瑞麟北巡至淡水，聞變回至貓孟被圍，瑞麟奮身殺出，入彰化縣治駐劄，徵兵府中，屢戰不克。翌年五月，林武力等又勾結沙轆、吞霄等十餘社圍攻彰化縣治。六月，總督郝玉麟調呂瑞麟回府治，改以新任的福建陸路提督王郡領兵征討，至同年的十一月，終將林武力等擒獲正法。據道光「彰化縣志」的說法，由於大甲西社番林武力等變亂的平定，臺灣道倪象愷乃建一亭於望寮山上，名曰「鎮番」，同時也把望寮山改名「定軍」，其用意為「紀武功也」。考倪象愷為四川榮縣舉人，雍正九年，由臺灣府知府陞任臺灣道，十年八月卸任，但平定林武力事，則在同年的十一月，那麼倪象愷建亭紀功之說，就不無疑問了，何況細讀「彰化縣志」雜誌志兵燹所記，當年直接參與平亂的官員，先後計有臺鎮呂瑞麟、福建陸路提督王郡、巡察覺羅柏修、參將李蔭越、遊擊黃林彩、林榮茂、守備蔡彬、參將靳光瀚、守備林世正、金門鎮李之棟、遊擊高得志、李科、守備林如錦、呂九如等，其中並無倪象

愷之名，足證倪與此案風馬牛不相及，焉能建亭紀其武功？

雍正十二年，江南宿州拔貢秦士望來任彰化縣知縣，他在任內，曾選定「彰化八景」，分別是「焰峰朝霞」、「鹿港夕照」、「眉潭秋月」、「虎溪春濤」、「海豐漁火」、「肚山樵歌」、「鎮亭晴雲」，其中的「鎮亭晴雲」，就是指「鎮番亭」而言，秦士望有詩詠云：「縹渺孤亭蕩碧天，遊人得到儼登仙。舉頭萬里晴光徹，笑指千巖秀色懸。雲去雲來風片片，鳥飛鳥落水田田。縱觀滄海塵寰遠，一點征帆一點烟。」乾隆六十年，亭燬於陳周全之變（參閱上文陳周全之變一節），從此成為歷史陳跡。

七、處士蔡催慶之墓

蔡墓原在八卦山南塚，民國五十四年，建築建國工專校舍，經賴熾昌先生僱工洗骨裝纓，與鄧蔣二公墓同時遷移，碑文為「乾隆己亥年冬月。處士蔡催慶先生之墓。」蔡是清初流寓彰化的畫家，與二水的林先生、二林的洪士暉，合稱「磺溪三高士」，他的生平，道光「彰化縣志」收有傳記云：「蔡催慶，人呼慶舍，晉江人。有識之者曰：某總戎第六子也。不得志於時，遊臺寓彰邑。性灑落不羈，有飄飄欲仙之致。能吟咏，時作淡描，水墨畫亦佳。有富人置酒招飲，以紙求畫，兼置白金榻上。慶舍問故，曰：『為先生潤筆耳！』慶舍拂袖去，曰：『吾畫豈可買哉！』或知其癖，於不經意時，置紙墨以待，一揮而就。得其尺幅，珍同拱璧。慶舍寓居數年，寒暑惟著一袍，雖爨火久虛，淡如也。後卒於關帝廟，街人葬之八卦山上，題其墓曰『處士蔡催慶之墓』，卒後詩草散佚無存。」後來彰化出身的舉人陳肇興（伯康）也極為推崇蔡催慶，稱他「失其里居，嘗風雨大作，隻身走山崖間，會意烟景，因而作畫，遂妙入神。有大憲幕致千金，一語不合，拂衣竟去，其高如此。」陳肇興又有詩詠道：「海外數畫筆，蔡君推第一。如何斷三餐，不受千金值。睥睨視公卿，風塵謝物色。自非逢高人，不肯留真蹟。傳聞大風雨，山林晝昏黑。隻身走荒崖，性命了不惜。乃知畫入神，妙不關筆墨。大造具化工，眼前取自得。」

邱壑羅心胸，雲水蕩魂魄。半願半迂間，此意誰能測！」

據賴熾昌先生告訴筆者，父老相傳蔡催慶是明末某總兵之子，明亡不仕，後有位泉州同鄉蔡新，官至大學士，極愛其才，擬推荐他做官，而寫一介紹函，囑催慶入京，送給某大吏。半途，催慶偶然發現信的內容，乃決定逃避，於是渡海來臺，居彰化關帝廟，生活極為窮困。據說今彰化市內，尚有人保存著他的一幅「古松」水墨畫，惜已成殘卷。

八、樂耕門外勸春耕

彰化建縣於雍正元年，迨十二年，知縣秦士望始仿諸羅縣，插刺竹爲城，然經過乾隆末年，林爽文、陳周全等兩次變亂，砍伐殆盡。嘉慶二年，知縣胡應魁再度栽植刺竹，增建城樓。十六年，經總督方維甸奏准建城，由知縣楊桂森辦理，至二十年大功告成。它的東門就在八卦山下，命名爲「樂耕門」，這是因爲東門外以至八卦山之間，全是稻田的緣故。

樂耕門外的稻田，不但是居民耕食之用，同時也是歷任彰化縣知縣行「耤田」禮的所在，所謂耤田禮，據雍正五年頒行的儀注，爲「直省各府州縣於東郊建先農壇，高二尺有一寸，寬二丈五尺，祀先農，旁置耤田，備農具黑牛，擇土宜之穀貯之，以農人二，免其役，給口糧，使耕之。仲春之日，有司先期齋沐，至日，文武官率屬朝服致祭，帛一、羊豕一、銅一、簋一、簠一、籩四、豆四，行三跪九叩禮，畢，易服。……其在州縣，則知州、知縣秉耒，佐執青箱播種，耆老一人牽牛，兩農扶犁，九推九返，農夫終畝，既畢，朝服耆老農夫望闕謝恩，行三跪九叩禮，耤田之穀，以供祭祀，重農也。」（節錄連著「臺灣通史」）按：「禮記」云：「天子親耕於南郊，諸侯耕於東郊，故各府縣的先農壇多在東門外，彰化自不例外，據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卷九彰化縣條下云：「先農壇：在縣治東郊。」（道光「彰化縣志」作「南門外」，似誤）故彰化舉人陳肇興「春田四詠」詩有「記得當年賢令尹，樂耕門外勸春耕」之句。

日人據臺以後，各地的城牆，幾乎都在「市區改正」之下，相繼拆毀。彰化縣城亦難逃此一劫數。樂耕門既經拆除，居民們本著懷舊的心情，只好把拆下來的石塊，就地建造了一座石橋（址在今彰化市中山路派出所旁的紅色水泥橋處），同時把原來城樓上刻有「樂耕門」三字的橫額嵌在橋畔，此外又把若干珍貴的古碑排列於橋邊，惜光復以後，石橋已被水泥橋取而代之（按：今彰化縣議會前有二座紅色水泥橋，靠近八卦山入口牌樓者，原是日據時期所遺的神社設施之一，而靠近派出所者，原是石橋，據彰化老一輩的說法，光復後有人認爲二橋格調不同，不相對稱，遂將石橋拆除，改建爲神社式的水泥橋）。石碑則陸續被不法之徒盜取，售給石舖，磨去文字，製成墓碑出售，令人痛心！

九、定軍寨

雍正年間，望寮山改名定軍山。嘉義十六年，當建彰化縣城工程進行的同時，由地方士紳王雲鼎、林文濬、賴應光、詹捷能等，在定軍山上建造一座磚寨，即命名爲「定軍山寨」，簡稱「定寨」，址約在今八卦山大佛與大佛殿之間。

定軍寨的構造，據「彰化縣志」描述，爲周圍六十丈，雉堞五十個，內高一丈二尺，外高一丈五尺，連雉堞高三尺，共高一丈八尺。基寬一丈五尺，上寬一丈。內設礮臺四座，水洞二個，樓門一處。據說其牆壁都是用紅土加糯米、石灰攪拌後塗上去的，堅固異常。

建造定軍寨最主要的動機，固然是爲了拱固地方安全，但因「登臨一望，遠矚全邑之形勝，近瞰一城之人烟。」、「大海茫茫，飛帆在目，則又得一勝概矣。」所以後來重新選定八景，結果以「定寨望洋」入選，會魁黃驥雲詩云：「此地當年舊戰場，我來拾簞弔斜陽。城邊飲馬紅毛井，港外飛潮黑水洋。一自雲屯盤鐵甕，遙連天塹固金湯。書生文弱關兵計，賢尹經綸說姓楊。」陳書詩云：「定軍山上定軍寨，放眼望洋氣壯豪。潮汐去來滄海闊，帆檣迢遞碧天高。卦亭久見閒兵壘，鹿港多看集賈艘。幸際太平登眺日，安瀾全不湧波濤。」

舉人曾作霖詩云：「定軍寨倚鎮亭旁（原註：定寨旁為鎮亭故址），放眼遙看碧水洋。赤劇邨莊餘落葉，紅夷海市鬧斜陽。濤奔澎島掀天動，汕遠蓬山特地長。沙鳥風帆明滅外，烟波無際感滄桑。」生員陳玉衡詩云：「三秋策杖卦山巔，一望重洋思渺然。作楫安瀾如此日，乘風破浪是何年？氛消絕島魚游泳，氣結全臺象萬千。門戶而今開鹿港，依稀爭看估人船」。

同治元年，戴萬生之變作，會黨攻佔八卦山，控制定軍寨礮臺，攻擊彰化縣城，後經清軍之反擊，才告收復，然定軍寨的垣牆已盡傾圮。殆光緒四年，浙江山陰傅端銓由縣丞陞任彰化縣知縣，他任內始進行重修定軍寨的工程，惜經費不繼，功虧一簣。

光緒十四年，浙江山陰程起鶚由臺南府知府調署新臺灣府知府後，感於定軍寨的重要性，遂命彰化紳士廩生吳德功重加經理，除了修復垣牆外，更沿寨植竹以作外郭，又於山麓另築礮臺，作為犄角之勢，較前尤為壯觀，吳氏有「程太守命定軍寨沿址植竹以作外郭」五言古風一首紀事，詩云：「卦峰勢崔嵬，定寨壯基址。昔遭戴逆亂，垣牆盡傾圮。嗣逢傅大令，率眾修壁壘。糜費功未成，磚石旋折毀。此地關要害，與城相唇齒。下望雉堞明，俯瞰宮室美。太守謀畫深，命我重經理。栽竹環外郭，形勝週迴迤。山麓築礮臺，連環互犄角。山頂建兵棚，金鎖懸鼎峙。保障鎮嚴疆，捍衛守桑梓，居高以御下，籌防函谷比。吩咐拾遺骸，分別細遷址。斬棘更披荊，植篁固吾圉。環繞萬千竿，彌縫實足恃。勝日好栽培，為邦慎終始。後來密蔭生，蔽市甘棠擬。咸稱賢太守，庶民歌樂只」。

光緒二十一年，由於抗日義軍曾據定軍寨作殊死戰，給予日軍迎頭痛擊，日軍近衛師團的能久親王北白川宮且受八卦山礮臺的攻擊，受傷而死，故民國三年（日大正三年）四月，日人就將定軍寨三面拆除，只剩下靠近大肚溪的一面牆，上建一巨大的旗竿，懸掛日旗。牆前且建了一座所謂的「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殿下紀念碑」，此碑竣工，立刻引起彰化人士普遍的反感。不久，碑文「能久親王」的「王」字，在某夜裏果然神秘的被人鑿毀。翌日，日人發覺碑上失去「王」字

，大為震驚，出動大批憲警，濫捕無辜，嚴刑拷打，結果徒勞無功，最後只好請彰化宿儒吳德功另寫一「王」字，重新安裝，才把這件事不了了之。據吳華棟先生口碑，當時日警大肆蒐捕，彰化各警所莫不人滿為患，日警只好在觀音亭附近，以竹子搭蓋一臨時監獄（址在現天仁茶仁處），可見所捕無辜民眾之多了。

光復後，北白川宮紀念碑已拆毀，迨民國四十五年三月，經地方人士議妥以定軍寨故址改建大佛，至五十年外觀完成。據說當時的大佛像後，仍保留著日人拆剩的一面定軍牆，結果有短視之士，認為此一古蹟有礙觀瞻，而悉數拆除，改建長廊（即今大佛像後的長廊），至此定軍寨完全消失於八卦山上，珍貴古蹟毀於一旦，頗令人浩歎！至於現在八卦山上供人參觀的二門古礮，那是光緒十年添置的，乙未之役，曾派上用場，原有四門（二門重礮、二門山礮），日據期間廢棄山上。民國五十一年，臺北某軍事學校創立，徵得彰化縣政府同意，移重礮二門於校門，剩山礮二門，則移於今卦山大飯店前溫泉水路旁，供遊客憑弔。

十、太極亭（豐樂亭）

嘉慶二年，彰化縣知縣胡應魁以縣治的主山名八卦山，乃於縣後署建太極亭，上繪一圖，中錄周濂溪之說。亭為重樓，上有護欄，複道相通，可以眺遠，戶牖軒豁，頗具雅緻。亭旁並立有胡氏親撰的「太極亭碑記」，敘述其建亭的緣起及意義。

嘉慶十六年，知縣楊桂森加以重修，恰巧是年三月，穀價高漲，而四月卻早禾大熟，楊氏遂把太極亭改稱豐樂亭，取「年豐民樂」之義，後以「豐亭坐月」列彰化八景之一，故俗稱望月樓。生員陳玉衡有詩云：「前身明月競傳呼，又到豐亭認故吾。一署清風官似水，三更濯魄玉成壺。衣沾桂露涼如許，夢到瓊樓近有無。我欲持杯重問訊，冰心彼此究何殊。」會魁黃驥雲詩云：「琴堂側畔鼓樓邊，亭插雲霄月挂天。三五夜中涼如水，縱橫坐處碧生烟。能遊吏態當非俗，肯住詩心得不仙。半線山川全幅畫，一時都落酒杯前。」陳書詩云：「

亭高百尺插晴空，小住渾疑坐月宮。鏡轉一輪移左右，窗開四面挂玲瓏。了無渣滓沿心境，覺有清光在眼中。花落庭間人影靜，關情總是望年豐。」舉人曾作霖詩云：「太極亭（原註：豐樂亭舊名太極亭）高夜氣涼，更闌小坐月華光。多烹茗清詩思，好對冰壺洗俗腸。漫說前身人似玉，依然故我鬢如霜。關心惟有年豐樂，擬向姮娥祝降康。」

日據以後，因城內的舊縣署日漸毀壞，乃將豐樂亭遷建八卦山上（在今銀橋旁），並恢復太極亭舊稱，今幾經重建，已成為一棟二層式的鋼筋水泥建築，古趣盡失。隨此亭而移至的「太極亭碑記」，民國四十五年左右尚在亭旁，如今基座猶存，石碑則被盜取改磨墓碑出售，古蹟毀滅，實屬可恨！

十一、茗山巖與節孝祠

巖與祠俱在八卦山麓，相去不遠。茗山巖位於卦山里公園路四十八號，建於道光十五年，祀地藏王菩薩，廟貌古雅，懸有同治八年八月北路協副將林珠所獻「顯赫臺陽」、同治十一年三月晉江監生施樹芳、施鍾勳所獻「惠愛恩深」、光緒十九年二月署彰化縣知縣李烱所獻「普濟衆生」等匾額。王桂木先生有詩詠云：「指迷歸淨域，巖際茗花開。人境聽天籟，如迎教主回。」節孝祠位於卦山里公園路六十四號，清朝時代，原在今彰化市區內城隍廟之東，光緒十三年，進士蔡德芳、廩生吳德功等倡建，所祀僅彰化縣屬的旌表節婦。十四年，臺灣改建行省，始合祀臺灣、彰化、雲林、苗栗四縣節婦。民國十三年（日大正十三年），以所謂的「市區改正，舊址適當其衝，遂遷建於八卦山麓。」

祠中現供祀節孝貞烈婦女牌位，凡四百六十二人，每年春秋二祭，為本省碩果僅存的節孝祠。該祠除懸有「一節千古」等古匾外，尚存日據初期遷建時的對聯云：「合臺、彰、苗、雲，共隆祀典。統貞、孝、節、烈，同沐旌褒。」「辛苦畢一生，問老天何嘗節婦？蒸嘗垂萬載，願斯世勉作完人。」「綸綍降殊恩，信吾道有先於地。冰霜

留萬載，對此心不負所天」。

民國四十年，該祠借與私立人人托兒所使用，從此絃歌不絕，鄉前輩張達修先生有詩詠道：「名園依傍卦山岑，童稚天真樂趣深。一樣栽培桃李意，賢師襟抱老婆心」。

祠前左側的樹蔭底下，至今猶矗立著一方高大的古碑，碑文云：「皇清。奉天朝旌表殉難義婦汪門劉氏、從死孝婦媳余氏。乾隆三年臘月穀旦立。」這是為紀念雍正年間的「汪門雙節」而立，勒石於乾隆三年十二月。據「彰化縣志」記載，「汪門雙節」係指當時彰化縣居民汪家的姑婦（即婆媳）二人。姑劉氏，婦余氏，素以慈孝著稱。雍正九年，大甲西番林武力等作亂，焚殺居民，姑急告婦道：「義不可辱，當各為計」語畢即自刎，婦方抱姑屍痛哭，忽暴民湧至，遂觸牆而死，乾隆三年經奉旨旌表，勒碑於縣城東門（樂耕門）附近，後隨節孝祠遷於八卦山麓。

十二、彰化溫泉興廢

彰化市區古名半線，是淵源於原住民的社名，但文人雅士們，却往往稱為「磺溪」，至於磺溪二字的意義為何呢？顧名思義，那麼就必須追溯到八卦山上的溫泉了。

八卦山溫泉的發現，始於清代，彰化舉人陳肇興於咸豐九年赴福州參加鄉試，其間他曾到仙遊縣的九鯉山「浴湯泉」，有七言古風一首紀事，詩中有「吾鄉硫磺亦同源」之句，足證在咸豐九年以前，彰化（八卦山）溫泉已經被發現，所以陳肇興所著「陶村詩稿」，各卷均署「磺溪陳肇興」，同時詩題也出現了「磺溪三高士」，可知磺溪二字，在咸豐年間就非常盛行。

雖然八卦山溫泉發現於清代，但其經營則遲至民國二十二年（日昭和八年），據說當時為歡迎日本皇室竹下宮某親王來遊，乃聘請李榮東（臺北工業學校畢業，時任職彰化）設計，花費高達二萬七千圓，完成一座豪華的別墅，命名為「卦山館」（即今招待所的前身），館內設有個人的溫泉浴室，專供親王使用，另外又在附近建造一座公

共溫泉浴室（址在今卦山大飯店處）。然所謂的「溫泉」，實際上只是冷泉，它發源於今培元中學附近的八卦山麓，利用機械壓縮送到山上，再以人工焙熱。水質含有大量的碳、鐵，呈淡咖啡色，能治皮膚、腸胃等病。

民國三十年（日昭和十六年），因盟軍飛機的轟炸，使卦山館燬於火，同時溫泉設施也告摧毀，而日人爲了備戰，也無暇顧及。光復初期，地方政府曾計劃修復，惜以經費無着，終告擱置。民國三十八年夏，省主席陳誠巡視彰化，經彰化市長陳錫卿面陳，乃指示陳市長擬定重修計劃，並允撥省庫補助，遂於九月開始重建，至三十九年農曆元旦開幕，並對外營業。

當時，曾以陳市長名義，由張達修先生代撰「彰化溫泉重修記」，本擬勒石立碑，後因故取消，僅書寫一份，用鐵匣藏放於館內，後又經改建，從此下落不明。最近筆者從張達修先生處覓得原稿，卷末有新化宿儒王則修茂才的親筆評語：「據事直書，步驟井然，無懈可擊，以此勒石，當與石並存不朽。」可知此記爲彰化（八卦山）溫泉的重要文獻，茲錄如下：

「彰化八卦山，原名定軍山，深秀蔚然，俯瞰全市，風景絕佳，據舊志載稱定寨望洋，爲昔時彰縣八景之一，日據時期列名臺灣十二勝。山腹有鑛泉，含鐵質甚豐，能愈奇疾，日人利之，引泉入，號爲溫泉，並建浴室於卦山之畔，由是彰化溫泉之名，與北投、關嶺並馳，嗣因戰爭期中，溫泉房屋，悉燬於火，所有設施，蕩然無存，名山勝蹟，變爲廢墟，市況亦因而日形冷落，有心人感慨係之。去歲錫卿奉命來守斯土，即以恢復溫泉爲市政四大目標之一，惟限於財源，躊躇未果。適客夏省主席陳公巡視本市，並臨八卦山視察，道經溫泉舊址，垂問甚殷，錫卿乃面陳此溫泉之沿革，及目前興復困難情狀。時主席至表關懷，特飭擬具重修計劃，並允撥省庫補助；嗣更得本市參議會贊同，遂於客秋九月，鳩工庀材，着手重建，工程分爲前後二期，前期業已告竣，後期正廣續進行。擇吉於三十九年農曆元旦開幕，溫泉館閣，悉爲磚造，配合地勢，獨運匠心，本舊日之規模，收新式

之結構，堂皇冠冕，精巧玲瓏，於溫泉別開生面，洵巨觀也。昔人有言：洛中國園之興廢，關於國家之盛衰。今也泉溫依舊，山色重新，亦即本市盛興之朕兆，從此春秋佳日，士女如雲，登臨斯山者，發懷古之幽情；煩襟蕩滌，養浩然之正氣。風浴詠吟，接踵而來，當不減山陰道上，而本市之康樂繁榮，或可因此而漸臻實現，此則錫卿差引以爲慰者也。茲當落成，爰記其事，以誌緣起，後之遊斯履斯者，儼能體此修復艱難之深意，而加以珍惜，俾此彰化溫泉，長與北投、關嶺媲美，並存千秋，此尤錫卿所希冀者也。民國三十九年元月吉旦，彰化市長陳錫卿謹記」。

重修完成的卦山館，環境幽雅，花木扶疏，而成了騷人墨客的聚會場所，留下不少的詩篇，茲以張達修先生詩稿爲例，「彰化溫泉重修告成有作」云：「何處堪憐萬斛愁，定軍寨畔卦山頭。齊雲傑閣翻新樣，瀉玉溫泉認舊流。城郭漫興華鶴感，詩篇且作雪鴻留。磧溪別有澄懷地，滌垢無須向北投。」「春日遊彰化溫泉」云：「浪浪泉溫好濯纓，出山何似在山清。色身相對渾無礙，愛沁詩脾水一泓。」「三月十八夜於卦山溫泉開雞尾酒會」云：「勝會何緣許共參，一堂俊彥集東南。江山莽莽春無限，絲管紛紛夜正酣。快意且斟雞尾酒，解醒閒拏虎頭柑。猜詩射覆忘歸晚，燈火千家映翠嵐。」「應社十周年雅集卦山館呈虛谷社長並諸君子」云：「十年結社爲斯文，辛苦東林繼策勳。大地春歸稀蝶影，小樓客聚盡鸞羣。高風我自欽驚座，古寨人猶說定軍。珍重一宵觴詠意，名山詩卷各平分。」「蒲節後東墩諸詩人雅集溫泉賦似」云：「牆頭荔子漸爛斑，高館披襟對展顏。風雨已過端午節，登臨肯負定軍山？詩追島瘦郊寒外，人是梅村竹垞間。最愛靈泉消溽暑，吟成狂語不須刪。」「自來水協進會同人雅集卦山賦似」云：「南北人來有好音，定軍山上共登臨。魯戈揮日丁年事，草閣飛觴子夜心。十載交情同指水，三春勝會此題襟。城頭燈火千家爛，醉倚闌干發浪吟。」「暮春卦山小集」云：「高士襟懷迥出塵，約遊定寨趁良辰。浴沂頗喜林泉好，試葛翻驚節候新。春晚流鶯聽曉院，時艱捫蝨話酸辛。騷人形迹原無忌，各本天機寫性真。」「端陽

前夕應社招宴卦山賦呈韜園魯恂二公」云：「蒲影榴花照綺筵，琴尊同醉卦山巔。林樾雨霽疑圖畫，燈火宵深熠市廛。附驥留鴻珍此夕，椎秦弔楚待何年。海隅詩教今爲盛，願買黃金鑄浪仙。」「侍坐同參白社筵，危樓高聳翠微巔。嶺雲蒼莽窮千里，海市樓臺斬一塵。插艾又逢端午節，臥薪祇待太平年。香山詩品船山骨，壽相爭誇不老仙。」……均爲卦山溫泉鼎盛時期的作品。

民國四十六年丁酉的端陽，全國詩人於八卦山擊鉢催詩，也在卦山館舉行，因當時考試院長賈景德暨張維翰、張昭芹等名流的蒞臨，而盛況空前，當天的首唱詩題是「午日登八卦山」，限七律支韻，左右元分別由寧鄉羅繼永暨張達修先生獲得，羅詩云：「鳳凰花落點胭脂，香徑輕車雨後馳。八卦只今餘故壘，七星無復見殘旗。龍舟此日爭援手，馬革當年盡裹屍。放眼神州胡騎遍，國魂喚醒且憑詩。」張詩云：「芷蘭採擷趁晴時，定寨登尋話黑旗。汐社人來鷗鷺侶，野亭花發鳳凰枝。驅邪更勵椎秦志，攬古同賡賈屈詩。極目鹿江飛彩鷁，蒲香待醉太平卮。」至於次唱詩題爲「鹿港觀潮」，七絕限青韻，左右元分別由楊雲鵬與蔡元亨獲得，楊詩云：「西望神州一髮青，浪淘洛浦感凋零。震天怒吼風雷氣，騰起中興瑞象形。」蔡詩云：「呦呦津上浪花腥，入眼飛帆晚未暝。我欲安瀾人擊楫，軍聲十萬壯鯤溟。」八卦山溫泉後分別由勵志社、彰化縣政府經營，故稱「勵志社招待所」，爲當年本省中部最新穎的旅邸之一。如今泉源枯竭，館閣歇業，加以近年大佛殿落成，詩人們的雅集，也都易地舉行，招待所已不復往昔的盛況，滄桑之變，頗令人浩嘆！

十三、攬勝閒登八卦山

有清一代，八卦山上雖先後出現過「鎮亭晴雲」、「定寨望洋」兩景，載於府志、縣志。但前者只曇花一現，旋燬於兵燹，後者實一軍事設施，常人無法登臨遠眺，乃徒具虛名而已。尤其經過光緒二十一年的浩劫，八卦山也就更顯得荒涼了。

光緒二十三年（日明治三十年）陽曆五月，臺灣總督府民政局長

水野邊巡視彰化，登八卦山，他曾將所看到的神情，寫於日記道：「二十八日，晴。……東門外有八卦山，不甚高。則前往登臨攬勝，四望曠闊，而竹籬茅舍，散在墩、樹之間；山上有礮臺，乃清國經營者，其規模設施，本屬粗糙，今也已歸殘破矣。」又霧峰詩人林癡仙也有「重過彰化」詩，言及八卦山的景象，云：「城郭都非鶴自還，礮溪不改舊時湓。漢家廢壘生春草，落日牛羊八卦山。」這是日據初期荒廢的情形。

光緒二十八年（日明治三十五年），日人始就八卦山開闢公園，面積四萬餘坪，範圍包括現在的縣議會一帶，定名爲「彰化公園」，池塘亭榭、奇花異卉，錯雜其間，成了彰化居民遊憩的好去處。園中當時還豎有所謂的「北勢蕃討伐戰死紀念碑」（按：現已拆除），是爲八卦山公園化的嚆矢。

民國三十八年，彰化市長陳錫卿先生爲配合溫泉的重建，再度規劃八卦山，除建有傳統的亭臺水榭外，又廣植林木，以期達到綠化的目標（即今仍存的示範造林），張達修先生「醉草園詩集」有「造林」詩云：「荒山墾拓斬榛荆，相土分苗帶雨耕。萬疊峰巒勤種植，十年枝葉看崢嶸。婆娑柳樹桓公意，蔽芾棠陰召伯情。建縣即今期綠化，良材培養賴推行。」即詠此次的造林。

三十年後的今天，陳錫卿先生所建設的亭園，因隨著觀光重心的遷移而歸荒蕪，最近（六十八年）縣政府又於此地建築「迴廊」等終將舊有的設施掘毀，數支雕獅的花崗石欄柱也散棄路旁，僅存的「衆樂亭」，也因風雨侵蝕而殘破不堪。

衆樂亭是民國三十九年彰化市政府同仁爲紀念市長陳錫卿先生而建的，亭內猶存一方發霉得令人不忍卒觀的匾額，字蹟依稀可辨，文云：「錫卿先生主彰二年，政通人和，百廢俱興，同人等僉議建亭以資紀念，乃卜地於卦山之陽，並引水爲塘，前眺平野，後倚翠嵐，左迴右抱，嘉禾青蒼，咸以名亭曰衆樂，蓋體先生與民同樂之意云爾。衆樂亭。彰化市政府全體同仁，中華民國三十九年四月敬立。嶺東陳亞農書」。亭柱則刻著一副對聯「衆志成城，碧嶺有緣增勝蹟；樂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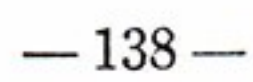
是適，白雲無恙護名亭。」未署作者姓名，後筆者始於張達修先生保存的手稿中，獲悉此聯乃其佳作。筆者嘗過衆樂亭，感而作「衆樂亭有懷鄉前輩銀鋸先生」（按：陳錫卿先生字銀鋸，竹山人）詩，茲併錄於次：「驚座才揚筍蕨鄉，海濱作宰有輝光。造林堪擬桓公柳，垂蔭渾如召伯棠。已歷三十年風雨，猶存一角姓名香。我來拂藓覓楹帖，碧嶺白雲感慨長」。

其次談到山上最大的觀光目標，那就是有名的大佛了。它建在定軍寨遺址前面，即日據時期的北白川宮紀念碑處。蓮臺趺坐，寶相莊嚴，底座佔地甚廣，高達七十二尺，肩闊十三尺，胸圍四十四尺。緣起於民國四十五年春，由地方人士發起建造大佛，成立「彰化八卦山大佛及八卦塔促進委員會」，於三月十四日破土興工，四十九年五月十五日，復遵循法令，增聘熱心人士，組織爲「財團法人彰化縣彰化八卦山風景協建會」，綜理一切公務，至五十年五月，大佛的外貌才告完工。五十四年十二月，又完成佛像前臺階下的九龍噴水池。五十七年元月，陸續完成佛像內部釋迦傳七幕，設於二至三層，是敘述佛陀一生的偉蹟，如誕生、求道……等模型，色彩雖很鮮艷，却無藝術價值可言，不過故事的本身，倒頗能吸引遊客。五十八年，更完成佛像兩側的香客房、休息所及辦公室等。近年則先後完成大佛殿及

八卦塔，使八卦山又向前邁進一步，遊客接踵而來，推爲本省有名的觀光勝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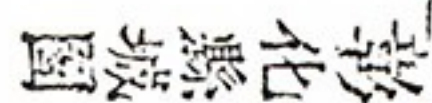
十四、結 語

從上文的敘述，可發現八卦山自荷據時期以迄今日，它的景觀已有很大的變化，膾炙人口的「鎮番亭」、「定軍寨」，以及後來從縣署移建到山上的「豐樂亭」，或蕩然無存，或名存實亡，故所謂的「鎮亭晴雲」、「定寨望洋」、「豐亭坐月」等勝概，也就隨之而成歷史名詞了，然令人不解的，近年所選定的彰化縣八景——「卦山春曉」、「定寨望洋」、「鹿港飛帆」、「虎巖聽竹」、「柳橋晚眺」、「清水春光」、「王功漁火」，竟然再度的出現「定寨望洋」，同時也列入了時過境遷的「鹿港飛帆」，一味的沿襲舊志，這都是不對的，何況「卦山春曉」一景，已含蓋整個八卦山脈，又何必架屋疊牀似的引用「定寨望洋」呢？如今八卦山上，新的建設如雨後春筍般的相繼出現，相對的，歷史的痕跡，則日漸毀滅，兩門古轍應算是絕無僅有的古蹟了。遊客登臨其上，能知名山沿革者幾稀，但願拙文有助於對八卦山的瞭解，尤其是義軍浴血抗日的史實，更應牢記心頭，以激勵民族精神。（六十九年元月十七日脫稿於彰化客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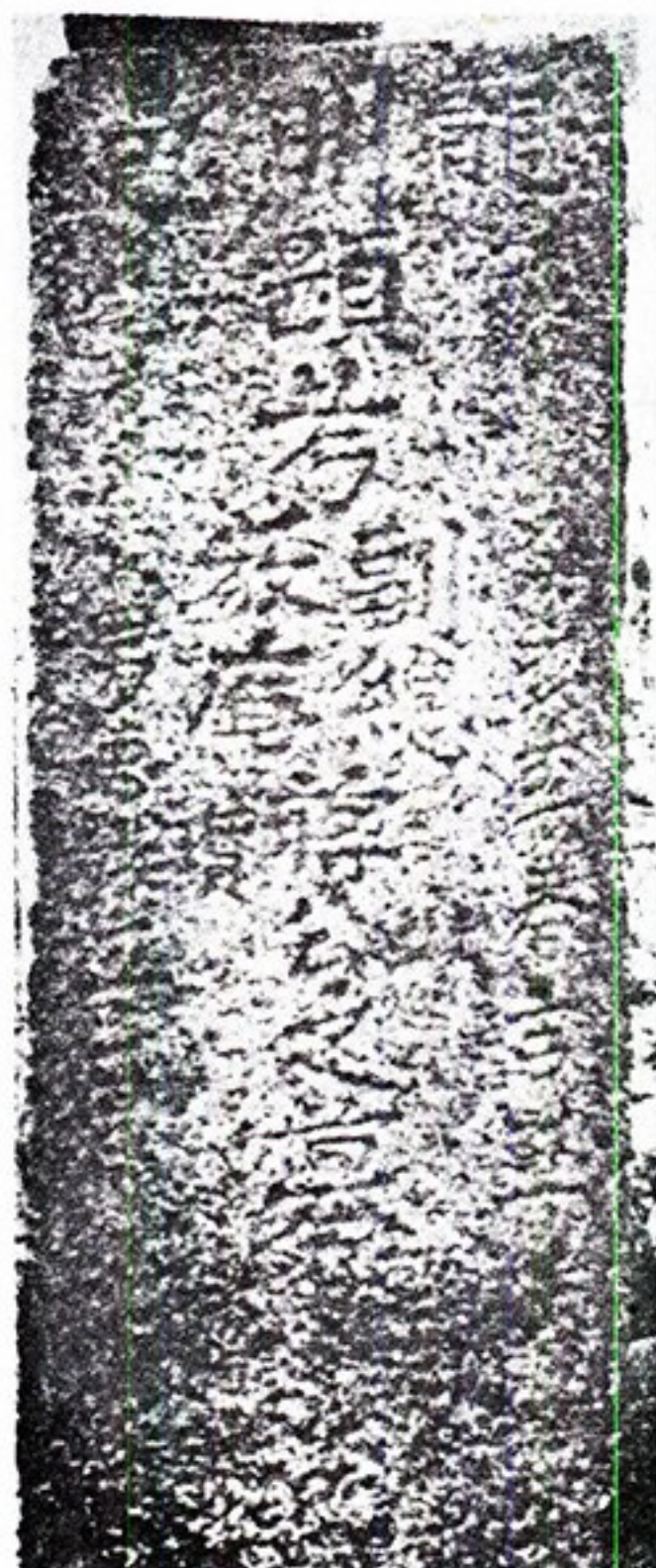
道光原刻豐亭坐月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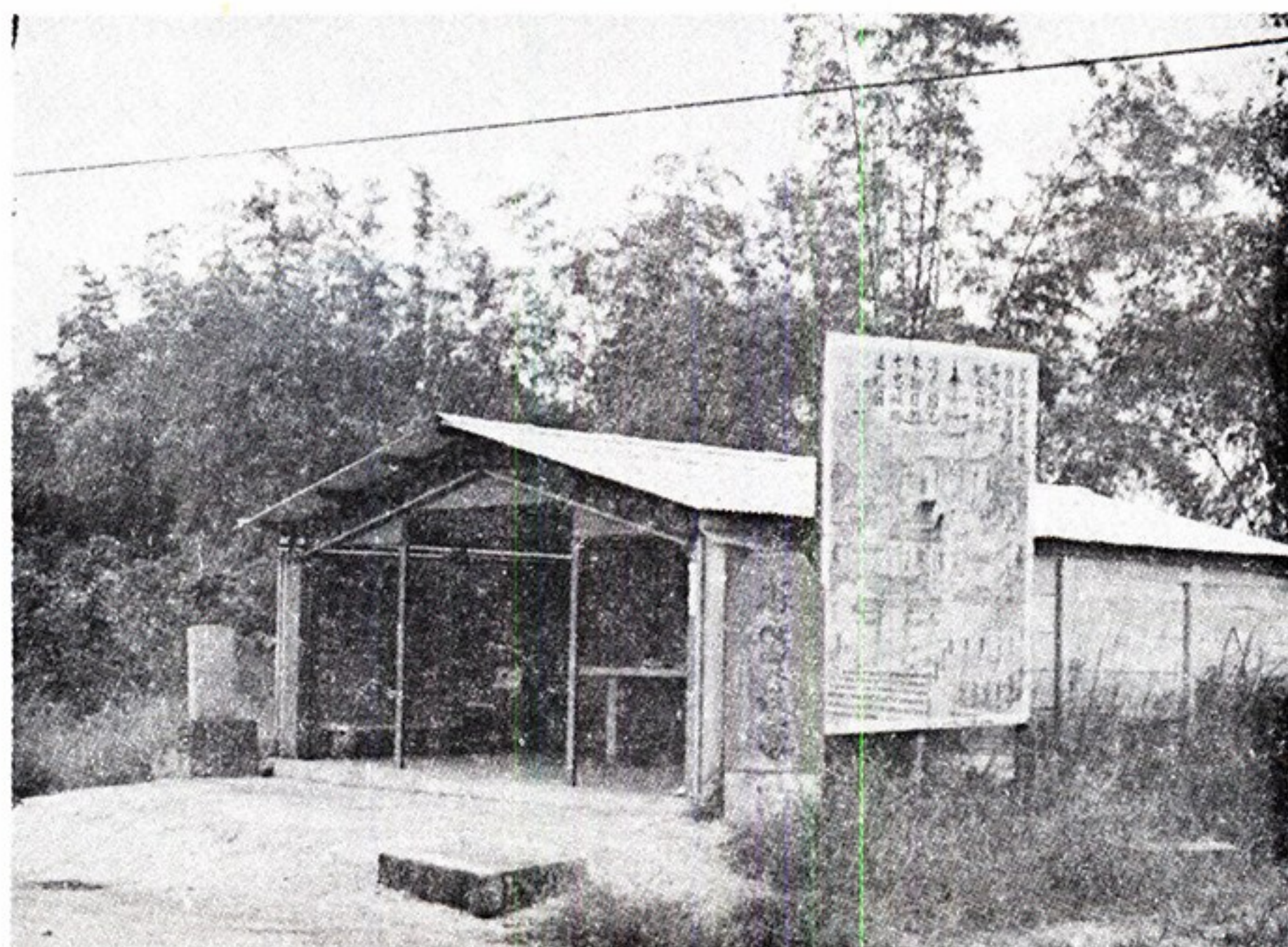




碑墓慶催蔡士處



碑墓公二蔣鄧



供奉鄧蔣二公暨抗日烈士的臨時祠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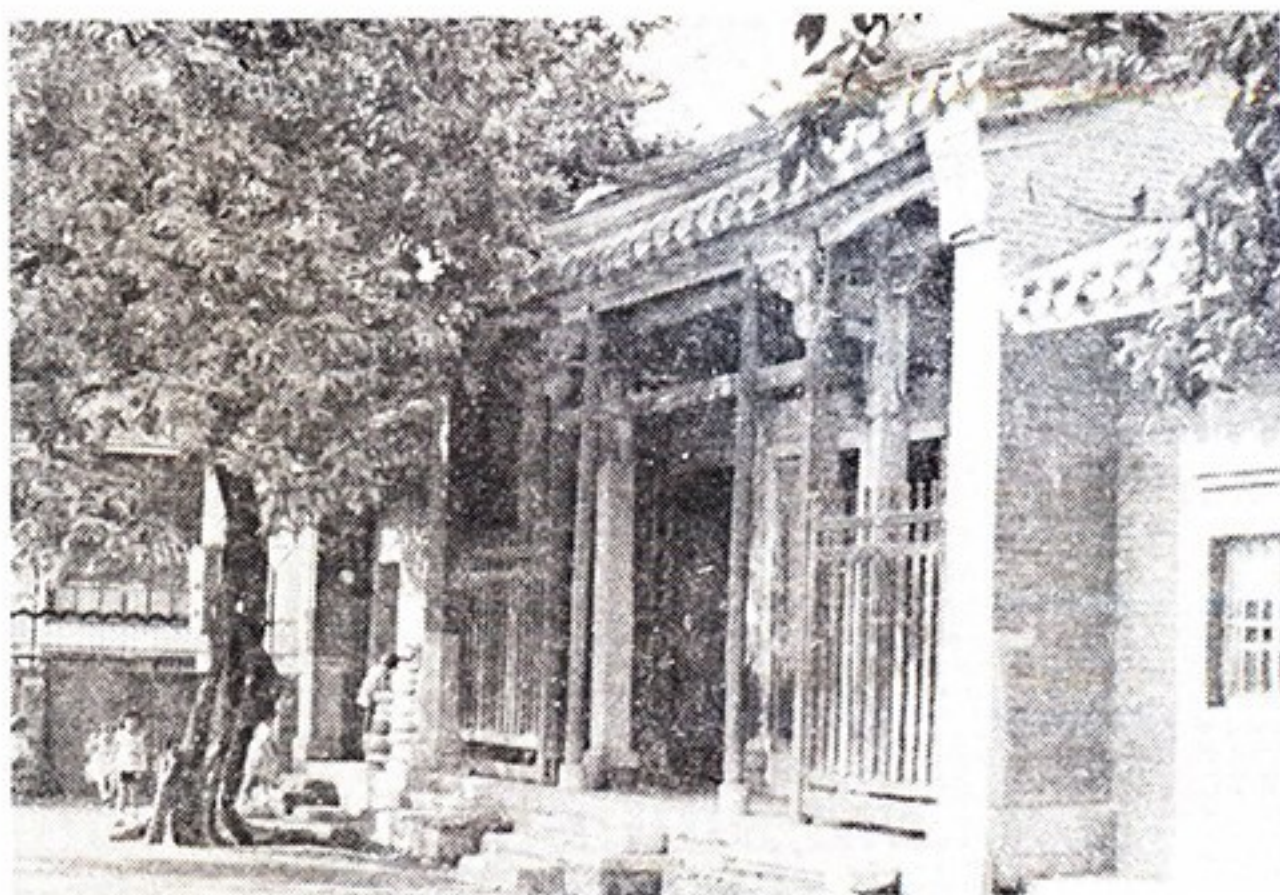
節
孝
祠



(亭樂豐) 亭極太的上山卦八



鄧蔣三公墓前的保存古蹟石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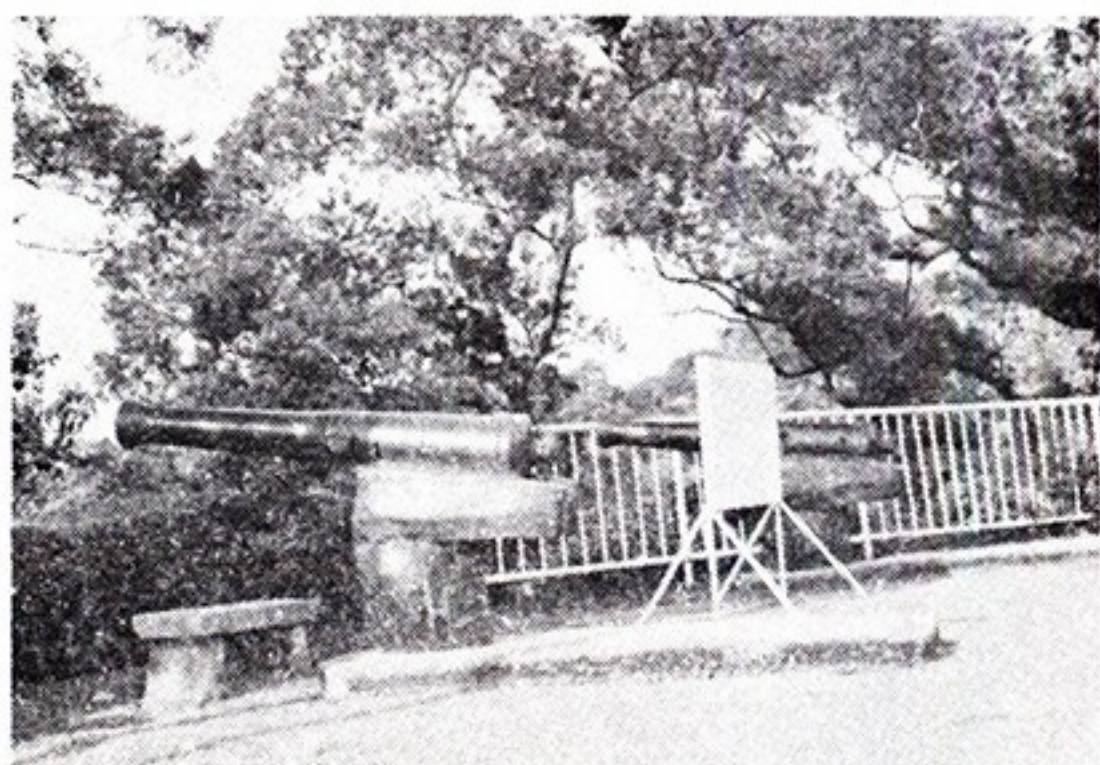
祠 孝 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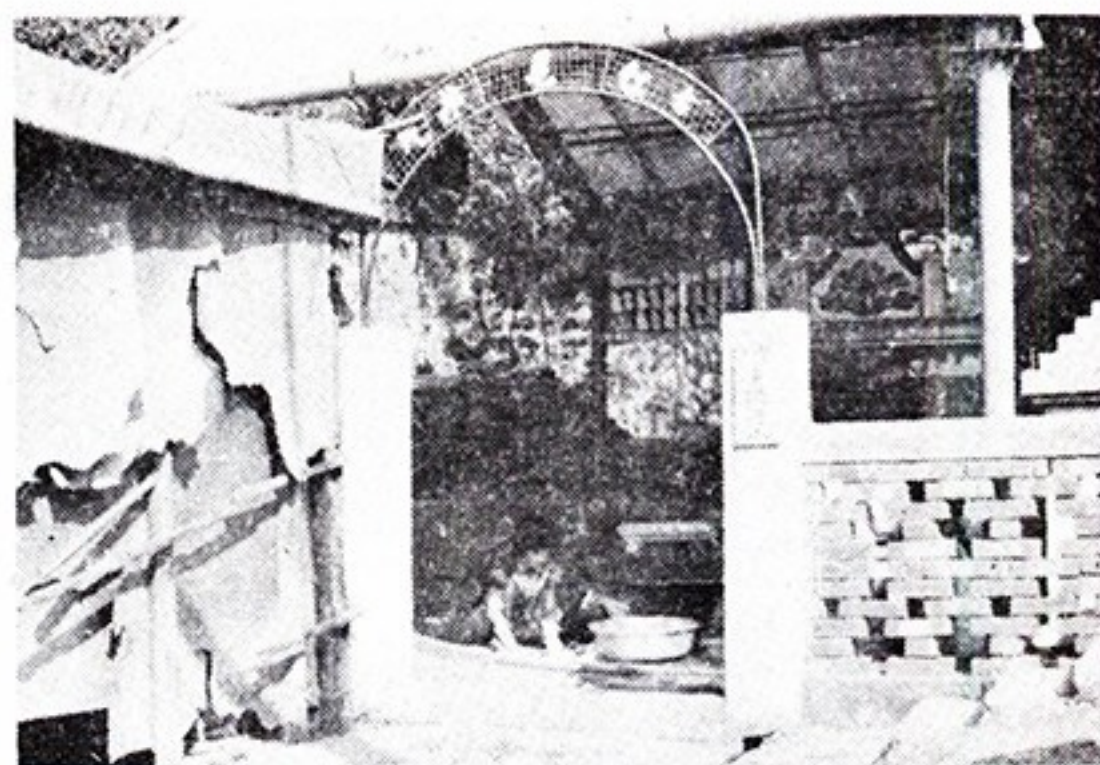
節孝祠前的「天朝旌表」古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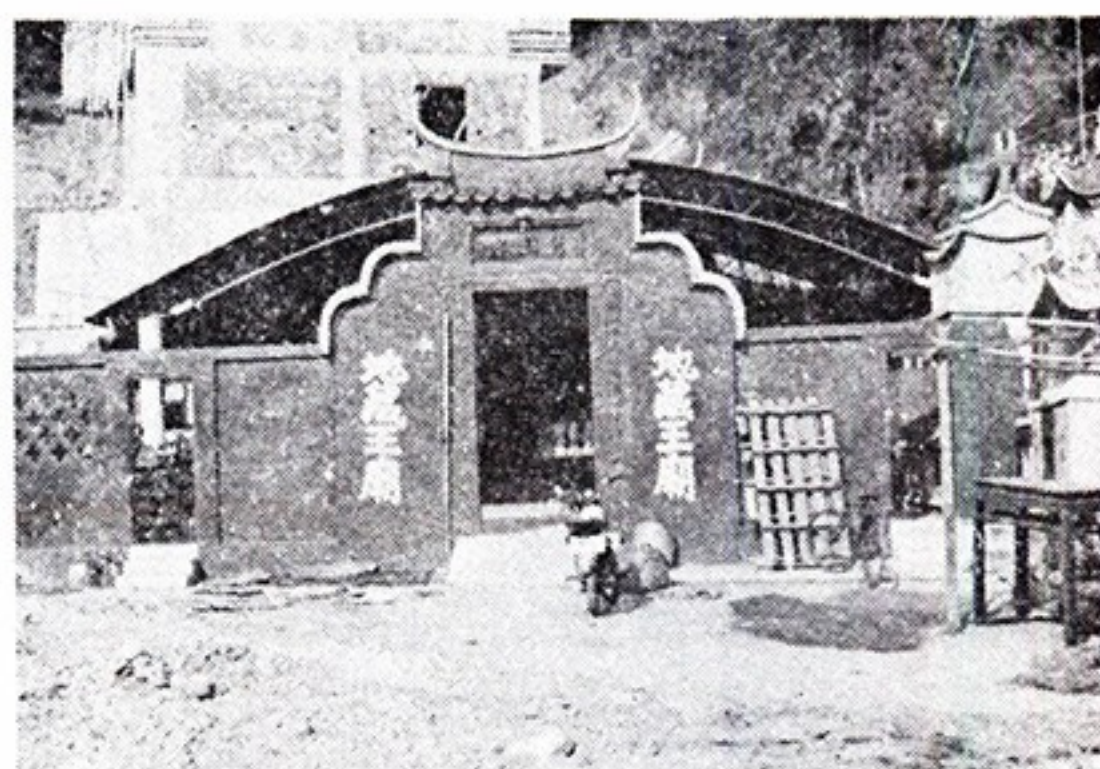
亭樂衆的堪不破殘



八卦山上的古礮



紅毛井



茗山巖外貌



茗山巖祭典盛況



民國廿五年刊木陶村詩稿封面繪有樂耕門



鄧蔣二公神位



抗日六百烈士神位